

宣傳貫徹  
教育方針叢書

# 新型知識分子在成長

中共商水縣委會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## 內 容 提 要

在這本書里，作者以生動的筆調，描述了馬繩芝同志由舊社會的流浪兒、校工，而成為新社會的優秀人民教師、校長的漫長經歷。它是新、舊社會的寫照，是光明驅除黑暗的寫照，是千千萬萬紅色知識分子正在成長的前奏曲。

宣傳貫徹教育方針叢書  
**新型知識分子在成長**  
中共商水縣委會著  
米俊峰 朱鴻年插圖

※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）  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號  
開封日報印刷廠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

※

豫總書號：2028

787×1092 1/32 · 1  $\frac{11}{16}$  印張 · 37,000字

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9,087冊

統一書號：7105·339

定價：（5）0.13元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 ..... | ( 1 )  |
| 挣扎 .....           | ( 2 )  |
| 校工 .....           | ( 9 )  |
| 同志 .....           | ( 13 ) |
| 新路 .....           | ( 18 ) |
| 最大的幸福 .....        | ( 26 ) |
| 永远征服困难 .....       | ( 30 ) |
| 高贵的品质 .....        | ( 35 ) |
| 在阶级斗争中 .....       | ( 39 ) |
| 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.....     | ( 45 ) |
| 为党的事业终身奋斗 .....    | ( 49 ) |
| 后记 .....           | ( 52 ) |

## 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

祖国在飞跃前进，她以短短的几年时间，把中国社会推进了几个世纪。在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劳动人民用英雄的笔触，写下了惊天动地的史诗。喝令高山低头、河水让路，打开知识宝库，攀登世界科学高峰。这些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事，现在想到了，也做到了。

在这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时代，多少平凡的劳动者创造出奇迹，多少受苦受难的孩子成长为英雄。他们用劳动的双手把祖国打扮得多么美丽呀！我们要歌唱，我们要欢呼，我们要朗诵毛主席伟大的诗句——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。

我们的英雄人物遍全国，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放射着灿烂的光芒，鼓舞着、引导着人们前进。他们是英雄，也是平凡的劳动者。他们在群众中成长壮大，他们在劳动中发明创造奇迹。这是一个特点，这特点说明：祖国是人民的祖国。

尽管这些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各不相同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：他们都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。

当编写马蕴芝这本小册子的时候，我们深深感到这一些。

马蕴芝是个贫农家庭的孩子。九岁时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死了父亲；十三岁时，黄水吞噬了家乡，他被逼得逃荒要饭，给地主种过地，给资本家做过工。他挣扎了十几年，但命运没有为他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，娘俩仍然不能得到温饱，

在那人間地獄里，他想學習，儘管他有強烈的求知慾，但掙扎了十幾年，他還只是粗通文字。世界為什麼這麼不公平道，窮人為什麼不算人；在他少年時代的心靈上，即已打上了階級仇恨的烙印。他多麼盼望這世界翻個身啊！

黨來了，毛主席來了，馬蘊芝的苦難日子熬到頭了。他回憶着血淚斑斑的舊社會，面對着朝氣蓬勃的現實，向往着未來更為美好、幸福的生活，渾身充滿了力量。這種力量是不可阻擋的。在黨的長期教育和培養下，馬蘊芝迅速成長起來了，在向又紅又專進軍的道路上，他給人們作出了榜樣。

解放以來，他自學了近百本書籍。從讀小學課本，到學習理論經典著作；從當校工，到擔任師範學校付校長；從站在教室外邊偷聽老師講課，到站在講台上給師範學生上課，這是一個多麼巨大的變化呀！

馬蘊芝也許還不能稱得起什麼英雄人物，特別在英雄輩出的今天。但是，我們可以通過他的成長過程，更加深刻的認識黨的偉大，認識勞動人民的無窮力量和智慧，並從這裡吸取力量，鞭策和鼓勵自己在紅專的道路上躍進。

## 掙 扎

1938年秋天，豫東平原黃水滾滾，一望無際。幾個露出水面的村莊，象大海里的孤島；一只只滿載逃水災人們的小船，在浪頭里顛簸。

西岸，剛逃出黃水窩的難民，扶老攜幼，匯成一條人

流，开始了无目的的飘泊、流浪。

十四岁的馬蘊芝，挽着母亲的手，艰难的随着人羣移动着沉重的步伐。一天了，粒米没粘牙，飢餓，疲憊，娘儿俩慢慢的掉了队。在路旁一棵光秃秃的榆树跟前停下，风在呼啸，乌云遮攏过来。……

母亲迴避着儿子的視線，在树的一边，无声的啜泣着。



……飢餓，疲憊，娘儿俩慢慢的掉了队。

馬蘊芝把干瘦的身軀斜依在树干上，两只眼直楞楞地盯着看不見的故乡，无限感伤。

“家破人亡，逃荒，逃到那里去呢？这么大的天地，那里是穷人走的路啊。

“人家不管咋穷，总有个爸爸，我的爸爸呢？爸爸呢？他死了，前五年就死了。他死的太惨了！被抓去当了三个月的壮丁，因为想家，在逃跑回家的半路上，被狗娘养的当官的抓回去枪毙了。这一辈子没有爸爸了。多么可怕啊！”

馬蘊芝猛的打个冷颤，泪水涌出了眼眶。他扭过头去看母亲，善良慈爱的母亲，她挂着两行热泪，似睡非睡的悲痛着。她多么可怜哪！

接着，母亲的形象又呈现在他的脑际。

“爸爸死后，沉重的负担全落在她的身上，唯一的六亩地家业，全靠她操持，还要做饭、洗衣、纺线、织布。在柴米艰辛的日子里，还让我读书，用血汗熬出来的钱，为我缴塾师费，一月两块半钱，耗去了她多少心血，熬白了她多少头发啊。

“就这样的日子也不能安生的过下去，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扒开了花园口，黄水淹没了家园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踐踏着灾区人民的生活，苦难加蹂躏，那里是人过的生活，逼得离乡背井，今后的日子……”

他想到这里，再也不敢想下去了。

在漆黑的夜幕里，他又挽着母亲的手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继续飘泊、流浪、挣扎。

流浪到西华县的吴店村，幸运的遇到同乡林国贞，他正在这里打短工。经他的帮助，馬蘊芝娘俩借贫农吴德顺家一间房子安下锅灶，算有了临时的归楼。母子二人靠打短工、拾柴火，日夜辛勤的劳动，过着半饱的生活。这时馬蘊芝虽

然才十四岁，已经开始替地主卖命了。

天天清早，当他挑着一担柴火从地里摇摇晃晃的回家的时候，老是碰见一羣学生背着书包去上学。他放下担子，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这羣学生的背影，直到泪眼模糊，他才失望地挑上担子走回家去。

一次，他問母亲：

“媽，我什么时候还能再上学呀？”

母亲被問得吃惊，她迟疑一会，才含着眼泪說：

“蘊儿，等着吧！等黄水落了，日本鬼子打跑了，媽还供养你上学。”

但是，馬蘊芝知道，即使回了家，生活还是那么苦，一月两块半錢的塾师費是繳不起的。让母亲吃苦、受累，自己上学，怎么忍心呢？他想，这一輩子也許不能再上学了。

慢慢地，老实、勤快的馬蘊芝和本村几个小学生混熟了，和他最要好的是高小学生吳滿生。在吳滿生家里看到了高小历史、語文課本，里边有什么孙中山開革命呀，耕者有其田呀，自由平等呀……因为馬蘊芝在家上过两年半私塾，书中道理虽然懂得不多，但却認識一些字。所以，在看高小課本的时候，还能粗通大意，觉得这比讀三字經、論語新鮮多了。他貪婪的看着，不忍釋手。吳滿生見他这么好学，就把过去讀过的課本借給他看。馬蘊芝得到这些书籍，在一天劳动累得筋疲力尽的夜里，还看呀看的，往往看到深夜。只有这时候，心里才有一点愉快。

母亲催几遍，他还不愿吹灯睡覺。

有一天，表哥从外边回家，路过西华来看他娘儿俩，見蘊芝正熱心学习，就贈送他一本字典。馬蘊芝对这雪里送炭



的表哥，万分感激。他說，有了它，我就可以不花錢、不靠老师学习了。

在旧社会里，穷人是到处受折磨的。在吳店安下家不久，馬蘊芝娘儿俩被保长赶走了。1939年，他們又流浪到商水县的青年村。

在青年村，会見了几家在这里落户的同乡，还是穷人关心穷人，娘儿俩被大伙留下来了。十五岁的馬蘊芝，为了活命，和大人們一样当起脚伕，推着三四百斤重的独輪車，在风里雨里奔驰。

1941年商水大旱，饿死的人，尸陈遍野。馬蘊芝家里的生活，就更为艰难。脚伕没人雇用，一天連一頓飯也吃不上，眼看地里的野菜被人們剝完了，树上的树叶被人們摘光了，靠树叶野菜生活也靠不住了。死亡的威胁向蘊芝娘儿俩压下来。

离麦口还有一个月，难道就活生生饿死嗎？看着母亲凹陷无神的眼睛，蜡黄干癯的面頰，馬蘊芝衷心如焚。

“要救母亲，不能让她老人家饿死。”馬蘊芝咬紧牙关，拿起一个竹籃和一把綁着鐮刀的竹竿，就向外走。

躺在床上的母亲，看蘊芝这神色，吃惊的問：

“蘊儿，上那去？”

“上地主院子里摘树叶去，就他几家树上有树叶。”馬蘊芝眼里含着怒火，气愤的說。

“不能去，不能惹他們，听媽的話。”

“媽，让我去吧！饿死也是死，摘树叶也不犯法。”馬蘊芝說着就向門外闖去。

“蘊儿，回来！回来！”

在馬蘊芝身后响着母亲无力地、悲慘地叫声……

吃树叶，吃树皮，吃草根，馬蘊芝娘儿俩终于頑强地活过了春天。

在緊張的麦收季节，娘儿俩象牛馬一样給地主下死勁干了一季活，农活稍松散一些，就又被地主辞退了。于是馬蘊芝又抓起两只小車把，在漫长的人生的道路上，消磨着自己的青春。在襄陽、阜陽、新野、南陽、霍邱几十个县洒下他的血和汗。尽管他一点也不偷閑的拚命劳动，但吃飽飯对他仍是一件难得的事。由于营养不足和过度疲劳，他的身子越来越糟了。

1942年夏天，烈日燃燒着大地。

一列长长的独輪車在蜿蜒的小路上爬行，馬蘊芝走在最后边。他生疮的腿一走一滴，豆粒大的汗珠从头上、臉上、背上向下滴。两只干瘦的臂膀在顫抖，眼里冒着金花，只觉得天旋地轉，唉呀一声，人和車一起翻下了邵庄大石桥。

馬蘊芝負了重伤，做母亲的难过、担心，是无法形容的。身在異乡相依为命的母子的爱，使她不顧自己，不顧一切，为孩子治病。为了救孩子，她忍受着地主、富农一月翻四番的高利貸的盘剝，弄来一点大米、白面；为了救孩子，她到处打听单方灵药，細心地給孩子洗着伤口。

馬蘊芝的伤势漸漸地好起来了，他回想着自己的命运，又悲痛，又憤怒，不禁喊出：

“天哪！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。”

当然，在那个时候，馬蘊芝是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他为什么穷，为什么辛勤劳动不得溫飽的真正原因的，但是他却产生了一种幻想，他想：我要讀書，讀了书，有了本領，就

能够改变这穷困不堪的生活。于是，他又不倦的学习起来。在有病的时候躺在床上看书，在当脚伕的时候車兜里装着书本，走到那里学到那里。除了看小学課本，他还看了三国演义、水滸傳、太平天国、說唐等很多小說。他也曾被书里那些逼上梁山、打富济貧的英雄好汉所感动，虽然有人說他們是“土匪”、是“不安分”的人，但他却衷心的爱着他們。

1943年冬天，母亲当了青年村中学王校长的家庭僱佣，經母亲託人說合，馬蘊芝当上了烟厂的卷烟工。

母子們滿以为当工人該过好日子了，誰知那依靠喝人血肥胖了的資本家，也是些不拿刀就能杀人的劊子手。每天馬蘊芝要在机器房里干十八个小时的活，这活比他当脚伕、打短工还要緊張、劳累，而一月所得到的菲薄的工資，仍是連肚子也填不飽。

为了多賺錢，資本家那管工人死活，劳动定額 不断扩大，每个卷烟工由每天做烟六十籬、八十籬，直升到一百四十籬。資本家的利潤是越来越多了，可是工人們的工資却沒有任何增加，他們的骨髓也快被資本家吸淨了。

非人的生活，飢寒的威逼，在工人們心里燃起怒火。大家一有空就圍在一起傾訴苦水，咒罵資本家，咒罵那不公平的世道。工人們思想和行为，教育着、激蕩着馬蘊芝，他真不知道这些善良、純朴的人为什么竟不能得到人的最低待遇。

在临近麦收的时候，有些工人提出了回家收麦的要求，这要求不但沒有得到答复，反被資本家叫去狠狠地罵一頓。这一来，工人們忍不下去了，有的坚决要走；有的說：不添工錢說啥也不干了。在这些日子里，馬蘊芝和大伙天天在一

来讨论这事。要求增加工资，降低定额的呼声，越来越高。

后来，馬蘊芝被选为工人代表，找资本家谈判，提出工人的合理要求。资本家一見他就恼火了，罵他是“野孩子”，还要让他“从青年村滚蛋”。

工人们在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，终于暴发了麦收大罢工。馬蘊芝是这次罢工中的积极分子，心里充满了斗争的火焰。

这次斗争显示了工人的力量，他们說声罢工，机器就得停下来，連一个烟把也不給资本家生产。

斗争胜利了，资本家在偉大的工人面前屈服了，給工人增加了工资，縮短了工时。

馬蘊芝第一次战胜了资本家。在他青春的脸上，閃耀着驕傲的光彩。

## 校 工

一次又一次的罢工，使资本家对馬蘊芝恨入骨髓，借着旧病复发的当口，把他辞退了。

經母亲再三地向王拱壁情求，馬蘊芝进入青年村中学当了校工。

校工的活虽很繁杂，但在飽經风霜苦楚的馬蘊芝看来，算是够理想的环境了。因为他进入了“学府”。从小被社会剥夺了入学权利的他，只要能够跨一跨学校的門槛，都感到无限亲切啊。

起初，他想着：“光看书写不好字，是块大病，在学校里工作有机会也有时间，得抓紧练习写。”于是，在繁琐的工作空隙，哪怕是一分钟，一秒种，他也绝不放过。校里的废报纸，垃圾堆里揉皱了纸片，在他眼里，都成了宝贝，他贪婪地收集着，利用着。他每天要象绣花一样，一笔一划地写着，写着，手心窝别得痠攣，手背挂着豆大的汗珠，手指由酸痛变麻木，手腕由灵活转为呆滞，他也舍不得放下笔舒展一下。遇到他活儿最忙的时候，每天也要完成二百大楷，一百小楷的起码要求。否则，他是没法入睡的。时间在消逝着，两年中，经他的手已经磨透了三个瓦砚台。

学校里的十几名老师，在馬蘊芝脑子里留下了三种不同的印象。象龐凤言、張学六……老师，是那么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。他们没有架子，关心穷人，爱和穷人打交道，当时在馬蘊芝眼里，他们象水滸上的“及时雨”，是最大的好人。另一种是刘德甫等人，欺上压下，阳奉阴违，看不起穷人，整天摆着儼然不可侵犯的臭架子。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寒酸、卑鄙。在馬蘊芝眼里，这些人是大坏蛋。另一种是口头上对穷人热心快畅，但又怕帮助穷人会惹事生非，树上掉片树叶都怕砸破头。在馬蘊芝眼里，这些人是些“老好好”。

飽尝苦难的馬蘊芝，当然是尽力地靠近了第一种人。这些人的一切話，他都忠心地依从。这些人当然也很爱馬蘊芝这个貧家出身、善良、忠厚的小伙子。

一次，馬蘊芝在走廊偷听历史課的祕密，被龐凤言老师发现了。他深受馬蘊芝孜孜向学的精神感动，当即勉励他，支持他，除了贈送給他許多书籍外，并允許他随堂听课。

从此，馬蘊芝每天半夜就起床，把一切可能提前办的杂

活尽早做完。打罢上課鈴后，步入課堂，他居然也当上了“学生”。所不同的，是他的課桌上，比別的学生多着一个馬蹄表和銅鈴，他負担一般学生所沒有的劳动。

課堂上，他精力貫注地听講，記筆記。他把老师講的每一个要点，每一句分析解釋，每一个精彩的段落，每一則重要的疑題，都抄入筆記本上或在书里打上标记。

作业，对他來說更是一个严重的难题。瑣碎的工作不时扰断他的思路。課堂上沒有提問权，从小沒有系統地学过小学課程。……

一个連路也走不稳的小孩，猛然要隔阶登高是多么困难和惶惑呵！但他却偏要知难而进，用着比学生多費兩倍的时间去完成老师所布置的作业。而他的时间又是那样难得，不得不經常地打通霄战。就連那些向来不把穷人放在眼里的教师，也承認他們学校的校工是个鉄打的人。

苦钻只是苦钻，凭着他狹小的知識領域，想完全解决課本上的一切疑題，毕竟是不可能的，特別在現代史和語文課中，凭着生活的感受与书本对照，矛盾点更是成堆、成堆。不請教老师，求个答案，他是决不甘心的。“課堂上沒有提問权，怎么办呢？”他想着。一次，他鼓起最大的勇气，借着給老师送洗臉水的机会，向平素最关心他的龐老师提出了問題：

“龐先生，书本上不是写着革命胜利了嗎？为什么穷人越来越穷，富人越过越富呢？啥时才能實現耕者有其田呢？”

龐先生两只微笑的眼睛凝視着淳朴忠厚的校工，不住地点头。仿佛在說：“好！你提得很中肯。”这时他看看門外沒人，赶紧把門关上，回答說：“蘊芝啊，革命現在並沒有

勝利，現在正是革命與反革命鬥爭最尖銳的時期。努力靠攏革命吧，革命一定會勝利的。窮人將來一定都會過好日子的。”他的聲音很低，語氣却很堅定、熱情。

“革命正在與反革命尖銳鬥爭？”馬蘊芝仍然模糊：“滿清推翻了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，軍閥打倒了，反革命到底是誰呢？”他繼續提問着。

龐先生回答說：“推翻了一個反動統治者，另一個反動統治者代替他繼續統治人民，能算革命嗎？根據你的感受回去想想，你為什麼窮？誰逼你窮？要好好地想，仔細地想，你就會知道誰是反動的。”

馬蘊芝躺在床上，圓睜兩眼：“我為什麼窮？誰逼我窮？好好地想！仔細地想！”直到公雞報曉，他還直愣愣地想得出神。

一個重要的問題，求得了正確答案的喜悅，多么難描述啊！象小孩過新年！象旱苗遇甘露！象初戀的情侶在幽會，象久別的丈夫遇見妻子！不，這些比喻遠遠比不上馬蘊芝當時的心情。他生命中第一次流露出狂歡的笑！眼角里閃爍着興奮的淚花。

從此，他更加振奮地、貪婪地咀嚼着書中的一切，提出了：“扒了花園口，究竟淹死了幾個日本人？到底誰是真正抗日軍？誰是中國人真正的朋友？……”一連串的問題。

在龐鳳言、張學六老師的指導下，馬蘊芝不僅習學了中學課本，而且熟讀了很多古今的文學著作，知識和思想領域日益開闊。在1947年學校里慶祝蔣介石的“雙十”國慶盛會上，他以校工兼學生的資格，獻出了處女作——“在黑暗的征途上”。

在這一段時間里，馬蘊芝雖然不知道龐鳳言、張學六老師是共產黨當時地下組織的領導人，但他卻堅信他們是真心愛護旁人的好人，他努力地向他們學習一切，努力地爭取協助他們做些自己辦得到的事情，經常給他們與當時黨的地下組織間傳遞祕密信件和文稿。雖然他知道做這種工作時刻有送命的危險，他卻毫無畏懼，勇敢、愉快地承擔下來。

## 同 志

1948年6月。

界首解放區革命熔爐——豫皖蘇建國學院的校門外，老師和同學們排着長長的隊列。他們的視線都不約而同地展向西邊遼闊的公路上，急切的盼望着，迎接着即將到來的新戰友。

從西邊公路上向着學院方向緩緩地蠕動着六個小黑點，越來越大，漸漸地已經能影影綽綽分辨出是六個高低不齊的行人了。老師和同學們熱情洋溢地狂奔上去，把他們緊緊地裹在人羣當中。

馬蘊芝兩隻手，被熱烘烘的、重重疊疊的好多隻手緊握着，從四面響起了親切的“同志”的稱呼聲，閃電般的閃進他的腦海。他每一個細胞都浸沉在激動、興奮的情感里，熱血在周身沸騰，心在劇烈跳動，紅朴朴的臉頰上，映得幸福的淚珠更加晶瑩明亮。

宿舍里發出了均勻的鼾聲，同志們都睡熟了。

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疲倦的馬蘊芝，今天更加難以入



眠，他平靜地躺在床上，思潮起伏盤旋，從苦難到幸福溫暖，這真是地獄人間的變遷……

“同志，同志，同志……”，無數親切、柔和、熱情的聲音在旋迴、蕩漾。“同志”，這是一個多么偉大的字眼呵！童年，我被人們污辱謂“沒爹的野孩子”。在吳店、在青年村，在流浪漂泊的旅途，在掙扎的路上，在當卷煙工、當校工的日子里，人們都叫我“馬芝、馬芝”的，連叫一個完整名字的权利都被剝奪了。这里面包含着多少輕蔑、譏諷和嘲笑呵！

在孫中山先生遺像兩邊，雖然不知多少萬次地見到“革命尚未成功；同志仍須努力”的字樣，但心里一點感受也沒有，總覺得那里面指的“同志”，不包括我，不包括窮人，不包括好人。因為越是遵循着“革命尚未成功；同志仍須努力”的格言奮鬥的人，越沒有權利去分享“同志”的待遇。

“同志，同志，同志……”，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分享的榮譽呵！這個稱呼，比父母給我起下的名字更親切，更雅致，更優美，更動聽呵！

他再也不能平靜地想下去了，驀地離開了床鋪，蹣跚躑手地出了宿舍，借着走廊上微弱的燈光，從筆記本里抽出美麗的信箋，習慣地寫了起來。

“敬愛的龐老師、張老師：”他突然意識到仍然這樣稱呼已經不能表達對他們的熱愛和尊敬。於是，扯下了這張，重新寫道：

“敬愛的龐老師、張老師同志：

請接受我從肺腑里發出的、向您致謝的語言。您指引的路，是多么寬廣、光明呵！

頭一天入學，我就分享了世界上萬金難買的、最榮